

主題：文學與哲學

我愛黑眼珠

作者：七等生

李龍第不告訴他的伯母，手臂掛著一件女用的綠色雨衣，撐著一支黑色雨傘出門，靜靜地走出眷屬區。他站在大馬路旁的一座公路汽車的候車亭等候汽車準備到城裡去。這個時候是一天中的黃昏，但冬季裡的雨天尤其看不到黃昏光燦的色澤，只感覺四周圍在不知不覺之中漸漸地黑暗下去。他約有三十以上的年歲，猜不準他屬於何種職業的男人，卻可以由他那種隨時採著思考的姿態所給人的印象斷定他絕對不是很樂觀的人。眷屬區居住的人看見他的時候，他都在散步；人們都到城市去工作，為什麼他單獨閒散在這裡呢？他從來沒有因為相遇而和人點頭寒暄。有時候他的身旁會有一位漂亮的小女人和他在一起，但人們也不知道他們是夫婦或兄妹。唯一的真實是他寄居在這個眷屬區裡的一間房子裡，和五年前失去丈夫的寡婦邱氏住在一起。李龍第看到汽車彷彿一隻衝斷無數密布的白亮鋼條的怪獸急駛過來，輪聲響徹著。人們在汽車廂裡嘆喂著這場不停的雨，李龍第沉默地縮著肩胛，眼睛的視線投出窗外，雨水劈拍地敲打玻璃窗像打著他那張貼近玻璃窗沉思臉孔。李龍第想著晴子黑色的眼睛，便由內心裡的一種感激勾起一陣絞心的哀愁。隔著一層模糊的玻璃望出窗外的他，彷彿看見晴子站在特產店櫥窗後面，她的眼睛不斷地抬起來瞥望壁上掛鐘的指針，心裡迫切祈望回家吃晚飯的老闆能準時地轉回來接她的班，然後離開那裡。他這樣悶悶地想著她，想著她在兩個人的共同生活中勇敢地負起維持活命的責任的事。汽車雖然像橫掃萬軍一般地直衝前進，他的心還是處在相見是否就會快樂的疑問的境地。

他又轉一次市區的公共汽車，才抵達像山連綿坐立的戲院區。李龍第站在戲院廊下的人叢前守望著晴子約定前來的方向。他的口袋裡已經預備著兩張戲票。他就要在那些陸續搖盪過來的雨傘中去辨認一隻金柄而有紅色茉莉花的尼龍傘。突然他想到一件事。他打開雨傘衝到對面商店的走廊，在一間麵包店的玻璃櫥窗外觀察著那些一盆一盆盛著的各種類型的麵包。他終於走進麵包店裡面要求買兩個有葡萄的麵包。他把盛麵包的紙

袋一起塞進他左手臂始終掛吊著那件綠色雨衣的口袋裡。他又用雨傘抵著那萬斤的雨水衝奔回到戲院的廊下，仍然站在人叢前面。都市在夜晚中的奇幻景象是早已呈露在眼前。戲院打開鐵柵門的聲音使李龍第轉動了頭顱，要看這場戲的人們開始朝著一定的方向蠕動，而且廊下剛剛那麼多的人一會兒竟像水流流去一樣都消失了，只剩下糾纏著人兜售橘子的婦人和賣香花的小女孩。那位賣香花的小女孩再度站在李龍第的面前，發出一種令人心側的音調央求著李龍第，搖動他那隻掛著雨衣的手臂。他憑著一股衝動掏出一個銀幣買了一朵香花，把那朵小花輕輕塞進上衣胸前的小口袋裡。

李龍第聽到鐵柵門關閉的吱喳聲，回頭看見那些服務員的背影一個一個消失在推開時現出裡面黑霧霧的自動門。他的右掌緊握著傘柄，羞熱地站在街道中央，眼睛疑惑地直視接道雨茫茫的遠處，然後他垂下了他的頭，沉痛地走開了。

他沈靜地坐在市區的公共汽車裡，汽車的車輪在街道上刮水前進，幾個年輕的小伙子轉身爬在窗邊，聽到車輪刮水的聲音竟興奮地歡呼起來。車廂裡面乘客的笑語聲掩著了少許的嘆息聲音。李龍第的眼睛投注在對面那個赤足襤褸的蒼白工人身上；這個工人有著一張長滿黑鬱鬱的鬍鬚和一雙呈露空漠的眼睛的英俊面孔，中央那隻瘦直的鼻子的兩個孔洞像正在瀉出疲倦苦慮的氣流，他的手臂看起來堅硬而削瘦，像用刀削過的不均的木棒。幾個坐在一起穿著厚絨毛大衣模樣像狗熊的男人熱烈地談著雨天的消遣。這時，那幾個歡快的小伙子們的狂誑的語聲中開始夾帶著異常難以聽聞的粗野的方言。李龍第下車後；那一個街道的積水淹沒了他的皮鞋，他迅速朝著晴子為生活日夜把守的特產店走去。李龍第舉目所見，街市的店舖已經全部半掩了門戶打烊了。他怪異地看見特產店的老闆手持一隻吸水用的碎布拖把，困難地彎曲著他那肥胖的身軀，站在留空的小門中央檔著滾滾流竄的水流，李龍第走近他的身邊，對他說：

「請問老闆—」

「嗯，什麼事？」他輕蔑地瞥視李龍第。

「晴子小姐是不是還在這裡？」

他冷淡地搖搖頭說：

「她走開了。」

「什麼時候離開的？」

「約有半小時，我回去吃飯轉來，她好像很不高興，拿著她的東西搶著就走。」

「她和我吵了起來，就是爲這樣的事——」

李龍第臉上掛著呆板的笑容，望著這位肥胖的中年男人挺著胸膛的述說：

「——她的脾氣，簡直沒把我看成一個主人；要不是她長得像一隻可愛的鴿子吸引著些客人，否則——我說了她幾句，她暴跳了起來，賭咒走的。我不知道她爲了什麼貴幹，因爲這麼大的雨，我回家後緩慢了一點回來，她就那麼不高興，好像我侵占了她的時間就是剝奪她的幸福一樣。老實說，我有錢絕不會請不到比她漂亮的小姐——。」

李龍第思慮了一下，對他說：

「對不起，打擾你了。」

這位肥胖的人再度伸直了身軀，這時才正眼端詳著李龍第那書生氣派的外表。

「你是她的什麼人？」

「我是她的丈夫。」

「啊，對不起——」

「沒關係，謝謝你。」

李龍第重回到傾瀉豪雨的街道來，天空彷彿決裂的堤奔騰出萬鈞的水量落在這個城市。那些汽車現在艱難地駛著，有的突然停止在路中央，交通便告阻塞。街道變成了河流，行走也已經困難。水深到達李龍第的膝蓋，他在這座沒有防備而突然降災禍的城市失掉了尋找的目標。他的手臂酸麻，已經感覺到撐握不住雨傘；雖然這隻傘一直保護他，可是當他抱著萬分之一的希望掙扎到城市中心的時候，身體已經淋漓濕透了。他完全被那群無主四處奔逃擁擠的人們的神色和喚叫感染到共同面臨災禍的恐懼。假如這時候他還能看到他的妻子晴子，這是上天對他何等的恩惠啊。當他看到眼前這種空前的景象的時候，他是如此心存絕望；他任何時候都沒有像在這一刻一樣憎惡人類是那麼眾多，除了愈加深急的水流外，眼前這些倉皇無主的人擾亂了他的眼睛辨別他的目標。李龍第看見此時的人們爭先恐後地攀上架設的梯子爬到屋頂上，以著無比自私和粗野的動作排擠和殘踏

著別人。他依附在一根巨大的巨柱喘息和流淚，他心裡感慨地想著：如此模樣求生的世人多麼可恥啊，我寧願站在這裡牢抱著這根巨柱與巨柱同亡。他的手黑傘已經撐不住天空下來的雨，跌落在水流失掉了。他的面孔和身體接觸到冰冷的雨水，漸漸覺醒而冷靜下來。他暗自傷感著：在這個自然界，死亡一事最微不足道的；人類的痛楚於這冷酷的自然界何所傷害呢？面對這不能抗力的自然的破壞，人類自己堅信與依持的價值如何恆在呢？他慶幸自己在往日所建立的曖昧的信念現在卻能夠具體地幫助他面對可怕的侵略而不畏懼，要是他在那時力爭著霸占一些權力和私慾，現在如何能忍受得住它們被自然的威力掃蕩而去呢？那些想搶回財物或看見平日忠仰呼喚的人，現在爲了逃命不再回來而悲喪的人們，現在不是都絕望跌落在水中嗎？他們的雙眼絕望地看著他（它）們漂流和亡命而去，舉出他們的雙臂，好像傷心地與他（它）們告別。人的存在便是在現在中自己與環境的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中，我能首先辨識自己，選擇自己和愛我自己嗎？這時與神同在嗎？水流已經升到李龍第的腰部以上，他還是高舉掛雨衣的左臂，顯得更加平靜。這個人造的城市在這場大災禍中頓時失掉了他的光華。

在他的眼前，一切變得黑漆混沌，災難漸漸在加重。一群人擁擠過來在他身邊，急忙架設了一座長梯，他們急忙搶著爬上去。他聽到沈重落水的聲音，呻吟的聲音，央求的聲音，他看見一個軟弱女子的影子趴在梯級的下面，仰著頭顱，掙扎著要上去，但她太虛弱了。李龍第到達屋頂放她下來時，她已經因爲驚慌和軟弱而昏迷過去。他用著那件綠色雨衣包著她濕透和冰冷的身體，摟抱著她靜靜地坐在屋脊上。他垂著頭注視這位在他懷裡的陌生女子蒼白面孔，她的雙脣無意識地抖動著，眼眶下陷呈著褐黑的眼圈，頭髮潮濕結黏在一起；他看出她原來在生著病。雨在黑夜的默禱等候中居然停止了它的狂瀉，屋頂下面是繼續在暴漲的泱泱水流，人們都憂慮地坐在高高的屋脊上面。

李龍第能夠看到對面屋脊上無數沈默坐在那裡的人們的影子，有時黑色的影子小心緩慢地移動到屋簷再回去，發出單調寂寞的聲音報告水量升降情形。從昨夜遠近都有斷續驚慌的哀號。東方漸漸微明的時候，李龍第也漸漸能夠看清周圍的人們；一夜的洗滌居然那麼成效地使他們顯露憔悴，容貌變得善良冷靜，友善地迎接投過來的注視。李龍第疑惑地接觸到

隔著像一條河對岸那屋脊上的一對十分熟識的眼睛，突然升上來的太陽光清楚地照明著她。李龍第警告自己不要驚慌和喜悅。他感覺他身上摟抱著的女人正在動顫。當隔著對岸那個女人猛然站起來喜悅地喚叫李龍第時，李龍第低下他的頭，正迎接著一對他熟識似的黑色眼睛。他懷中的女人想掙脫他，可是他反而抱緊著她，他細聲嚴正地警告她說：

「你在生病，我們一起處在災難中，你要聽我的話！」

然後李龍第俯視著她，對她微笑。

他內心這樣自語著：我但願妳已經死了；被水沖走或被人們踐踏死去，不要在這個時候像這樣出現，晴子。現在，妳出現在彼岸，我在這裡，中間橫著一條不能跨越的鴻溝。我承認與緘默我們所持的境遇依然不變，反而我呼應你，我勢必拋開我現在的責任。我在我的信念之下，只佇立著等待環境的變遷，要是像那些悲觀而靜靜像石頭坐立的人們一樣，或嘲笑時事，喜悅整個世界都處在危難中，像那些無情的樂觀主義者一樣，我就喪失了我的存在。

他的耳朵繼續聽到對面晴子的呼喚，他卻俯視著他的頭顱注視他懷中的女人。他的思想卻這樣地回應她：晴子，即使你選擇了憤怒一途，那也是你的事；你該看見現在這條巨大且凶險的鴻溝擋住我們中間，你不該想到過去我們的關係。

李龍第懷中的女人不舒適地移動她的身軀，眼睛移開他望著明亮的天空，沙啞地說道：

「啊，雨停了一」

李龍第問她：

「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你抱著我，我感到羞赧。」

她掙扎著想要獨自坐起來，但她感到頭暈坐不穩，李龍第現在只讓她靠著，雙膝夾穩著她。

「我想要回家——」

她流淚說道。

「在這場災難過去後，我們都能夠回家，但我們先不能逃脫這場災難。」

「我死也要回家去，」她倔強地表露心願。「水退走了嗎？」

「我想它可能漸漸退去了，」李龍第安慰她說：—「但也可能還要高漲起來，把我們全部淹沒。」

李龍第終於聽到對面晴子呼喚無效後的咒罵，除了李龍第外，所有聽到她的聲音的人都以為她發瘋了。李龍第懷中的女人垂下她又疲倦又軟弱的眼皮，發出無力的聲音自言自語：

「即使水不來淹死我，我也會餓死。」

李龍第注意地聽著她說什麼話。他伸手從她身上披蓋的綠色雨衣口袋掏出麵包，麵包沾濕了。當她翻轉雨衣掏出麵包的時候，對面的晴子掀起一陣狂烈的指叫：

「那是我的綠色雨衣，我的，那是我一慣愛吃的有葡萄的麵包，昨夜我們約定在戲院相見，所以現在那個女人占有的，全都是我的……」

李龍第溫柔地對他懷中的女人說：

「這個麵包雖然沾濕了，但水分是經過雨衣過濾的。」

他用手撕剝一小片麵包塞在她迎著他張開的嘴裡，她一面咬嚼一面注意聽到對面屋頂上那位狂叫的女人的話語。她問李龍第：

「那個女人指的是我們嗎？」

他點點頭。

「她說你是她的丈夫是嗎？」

「不是。」

「雨衣是她的嗎？」

他搖頭。

「為什麼你會有一件女雨衣呢？」

「我扶起你之前，我在水中揀到這件雨衣。」

「她所說的麵包為什麼會相符？」

「巧合罷。」

「她真的不是你的妻子？」

「絕不是。」

「那麼你的妻子呢？」

「我沒有。」

她相信他了，認為對面的女人是瘋子。她滿意地說：

「麵包沾濕了反而容易下嚥」

「天毀我們也助我們。」

他嚴正地再說。李龍第暗暗嚥著淚水，他現在看到對面的晴子停止怒罵，倒歇在屋頂上哭泣。有幾個移到李龍第身邊來，問他這件事情，被李龍第否認揮退了。因為這場災禍而發瘋甚至跳水的人從昨夜起就有所見聞，凡是聽見晴子咒罵的人都深信她發瘋了，所以始終沒有人理會她。

妳說我背叛了我們的關係，但是在這樣的境況中，我們如何再接密我們的關係呢？唯一引起妳憤怒的不在我的反叛，而在妳內心的嫉妒：不甘往日的權益突然被另一個人取代。至於我，我必須選擇，在現況中選擇，我必須負起我做人的條件，我不是掛名來這個世上獲取利益的，我須負起一件使我感到存在的榮耀之責任。無論如何。這一條鴻溝使我感覺我不再是妳具體的丈夫，除非有一刻，這個鴻溝消除了，我才可能返回給妳。上帝憐憫妳，妳變得這樣狼狽褻褻的模樣．．．．．。

「你自己為什麼不吃呢？」

李龍第的臉被一隻冰冷的手撫摸的時候，像從睡夢中醒來。他看看懷中的女人，對她微笑。

「妳吃飽我再吃，我還沒有感到餓。」

李龍第繼續把麵包一片一片塞在她口腔裡餵她。她一面吃一面問他：

「你叫什麼名字？」

「亞茲別。」李龍第脫口說出。

「那個女人說你是李龍第。」

「李龍第是她丈夫的名字，可是我叫亞茲別，不是她的丈夫。」

「假如你是她的丈夫你將怎麼樣？」

「我會放下妳，冒死泅過去。」

李龍第抬頭注意到對面的晴子在央求救生舟把她載到這邊來，可是有些人說她發瘋了，於是救生舟的人沒有理會她。李龍第低下頭問她：

「我要是拋下妳，你會怎麼樣？」

「我會躺在屋頂上慢慢死去，我在這個大都市也原是一個人的，而且正在生病。」

「妳在城裡做什麼事？」

「我是這個城市裡的一名妓女。」

「在水災之前那一刻妳正要做什麼？」

「我要到車站乘火車回鄉下，但我沒想到來不及了。」

「爲什麼妳想要回家？」

「我對我的生活感到心灰意冷，我感到絕望，所以我想要回家鄉去。」

李龍第沈默下來。對面的晴子坐在那裡自言自語地細說著往事，李龍第垂著頭靜靜傾聽著。

是的，每一個人都有往事，無論快樂或悲傷都有一番遭遇。可是人常常把往事的境遇拿來在現在中作爲索求的藉口，當他（她）一點也沒有索求到時，他（她）便感到痛苦。人往往如此無恥，不斷地拿往事欺詐現在。爲什麼人在每一個現在中不能企求新的生活意義呢？生命像一根燃燒的木柴，那一端的灰燼雖還具有木柴的外形，可是已不堪撫觸，也不能重燃，唯有另一端是堅實和明亮的。

「我愛你，亞茲別。」

李龍第懷抱中的女人突然抬高她的胸部，雙手捧起李龍第的頭吻他。他靜靜地讓她熱烈地吻著。突然一片驚呼在兩邊的屋頂上掀起來，一聲落水的音響使李龍第和他懷中的女人親吻分開來，李龍第看到晴子面露極大的痛恨在水裡想泅過來，卻被迅速退走的流水帶走了，一艘救生舟應召緊緊隨著她追過去，然後人與舟都消失了。

「你爲什麼流淚？」

「我對人會死亡憐憫。」

那個女人伸出了手臂，手指溫柔地把劃過李龍第面頰而不曾破壞他那英俊面孔的眼淚擦掉。

「妳現在不要理會我，我流淚和現在愛護你同樣是我的本性。」

李龍第把最後的一片麵包給她，她用那隻撫摸他淚水的手夾住麵包送進嘴裡吃起來。她感覺到什麼，對李龍第說：

「我吃到了眼淚，有點鹹。」

「這表示它衛生可吃。」李龍第說。

李龍第在被困的第二個夜晚中默默思想著：現在妳看不到我了，妳的心會獲得平靜。我希望妳還活著。

黑漆中，屋頂上的人們紛紛在蠢動，遠近到處喧嚷著聲音；原來水退走了。這場災禍來得快也去得快。天亮的時候，只剩下李龍第還在屋頂上緊緊地抱著那個女人。他們從屋頂上下來，一齊走到火車站。

在月臺中，那個女人想把雨衣脫下來還給李龍第，李龍第囑她這樣穿回家去。他想到還有一件東西，他的手指伸進胸前口袋裡面，把一朵香花拿出來。因為一直滋潤著水分，它依然新鮮地盛開著，沒有半點萎謝。他把它插在那個女子的頭髮上。火車開走了，他慢慢走出火車站。

李龍第想念他的妻子晴子，關心她的下落。他想：我必須回家將這一切的事告訴伯母，告訴她我疲倦不堪，我要好好休息幾天。躺在床上靜養體力；在這樣龐大和雜亂的城市，要尋回晴子不是一個人倦乏的人能勝任的。

原載一九六七年四月《文學季刊》第三期

賞析：

七等生，本名劉武雄，1939年生，台灣苗栗人。台北師範學校畢業後，曾任國小教師。任教時發現自己的創作潛能，開始小說的創作。他深受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並稱自己的小說為「理念小說」。1962年以〈失業、撲克、炒魷魚〉崛起文壇。重要作品有《我愛黑眼珠》、《重回沙河》、《思慕微微》等。

七等生的寫作風格，多被文評家譏諷為「不忍卒睹」、「悖逆倫常」甚至「離經叛道」。呂正惠在〈自卑、自憐與自負〉一文也批評七等生「從來沒有創造出一部完整的作品」，意味著他的小說在結構的缺陷失衡，與情節的曖昧不清。然而將七等生所有的作品全面檢視，才能有一個較客觀的評論。

〈我愛黑眼珠〉是一篇非常有特色的作品，不論在人物、形式、情節上都有令人玩味之處。此篇創作於1967年，是一「意識流」的短篇小說，文中多描述人物的內心獨白、自由聯想，突破空間與時間的限制，尤其在

「心理轉折」上圍繞著現實與虛幻的情境中，開展「追求自我」的內心對話。

小說可分三部份。第一部份是洪水來之前，主角李龍第他準備綠色雨衣、一朵鮮花和有葡萄的麵包要去找妻子晴子的過程。李龍第常年失業在家，依靠妻子工作維持生活，他時常掛念妻子那雙黑眼珠，但也正依賴妻子，深感喪失自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因此在小說中他提到「**在這樣的情況中，我能首先辨識自己，選擇自己和愛我的自己嗎？**」

第二部份，在接回晴子的路途，遇上大雨滂沱，在洪水泱泱的泛流之中，擁擠的人群搶忙爭梯而上。他遇到一位虛弱的生病女子，他抱著她靜靜地爬到屋脊上，無視於晴子在對岸的咒罵呼叫，李龍第甚至撇清彼此的夫妻關係，執意救助這位妓女。看似無情且絕情的李龍第，此時他內心的想法卻是不願拋下當下的責任而回應晴子，以致晴子落水。他說「**我在我的信念之下，只佇立著等待環境的變遷，要是像那些悲觀而靜靜像石頭坐立的人們一樣，…我就喪失了我的存在。**」這段情節表現出李龍第從現實中掙脫出來，以此時空間的身分與責任，尋找「自我」的存在。在他的想法中，他不再依附他人，而他人卻又需要他的幫助，從而找到自己的人生尊嚴。

第三部份，大水退後，他送回女子，開始想念落水的晴子。晴子落水的那一刻，李龍第流下眼淚，他不是無情、自私，只是，那時他的身分已經從「李龍第」、「丈夫」轉換到「亞茲別」。此刻，與女子一別，責任放下，他才又回復「丈夫」的角色，並開始計畫要想辦法尋回妻子。「**我要好好休息幾天。躺在床上靜養體力；在這樣龐大和雜亂的城市，要尋回晴子不是一個倦乏的人能勝任的。**」故事結束，李龍第在這場突如其來的大洪水中洗滌自己，重新找到自己的地位和價值，開啟新的人生。從人情上也許我們覺得悖離人情，若是從一種「哲學思想」上出發，它不過在表達一種人生思維和思考方式。

本篇是一個「存在主義」的作品，它不是道德小說，李龍第的行為很難說是善還是惡。「存在主義」大師沙特曾說：「存在先於本質，人是自由的，無所謂善惡。」「人的存在」著眼於眼前這一刻的行動，滾滾洪流阻斷他與妻子的聯繫，正是李龍第尋回自我的契機，這是一種自我存在的方式。而這存在背後的力量，應該就是一種「愛」，一種實踐愛的能力和行

動，在大水中被喚醒的能力和意識。

--品味時間--

1. 李龍第的愛情觀為何？你認同他的處理方式嗎？
2. 說說「存在主義」的意義，並介紹其他相關的作家與作品。
3. 如果你是晴子，你會用什麼角度看待這場洪水所發生的一切？